



网络文学丛书

主编 王蒙 宗仁发

A Broken Heart

心都碎了

李修文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心都碎了

李修文 著

A Broken Heart



湖北教育出版社

： 网络文学丛书

主编 王蒙 宗仁发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都碎了/李修文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网络文学丛书/王蒙,宗仁发主编)

ISBN 7 - 5351 - 2599 - 9

I. 心… II. 李…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1429 号

出版:湖北教育出版社
发行: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83625580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mm × 1168mm 1/32
版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字数:234 千字

(430034·武汉市解放大道 145 号)

4 插页 10.75 印张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 000

ISBN 7 - 5351 - 2599 - 9/I·80

定价:17.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A Broken Heart



LI XIU WEN

Li Xiu Wen

宋仁发

序

如果说八十年代最时髦的词语是“下海”的话,那么九十年代最时髦的词语则是“上网”。网络已成为一个现代人不能回避的现实,而对这种现实采取道德的判断态度已毫无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性在网络面前的束手无策。不论多么高科技、多么现代化,人仍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作为“人学”的文学,迅速介入网络空间是与这一空间提供的条件密不可分的。网络上表达的自由给写作者带来一种空前的释放感,纸上写作的那种潜在的约束在网上不复存在,“我写故我在”,“无纸一身轻”,单这一方面就不能不令写作的网虫们着迷、上瘾。人们对创作自由的希冀没想到这么简单地就实现了,所有划定的禁区都已“随网飘逝”,网络导致的一场文学革命在新世纪的钟声尚未敲响之时已经到来,也可以说这是二十世纪文学最后的狂欢和庆典。

写作的环境压迫感在网络中消失之后是否能够期待大作品的产生呢?至少在眼下还不可过分乐观。目前的网上写作大多是个体行为,以实现自娱为低层次的满足,还缺少展现个性的文学姿态、新人耳目的作品。当虚拟的空间里堆满了垃圾的时候,清理和置换便自然要进行。作家们的网上创作活

动会将网络文学引向更高一级的阶段,同时从网络创作中脱颖而出写作高手也将与他们共同奏响网络文学的第二乐章。

网上活跃着的文学在充分使用网上的一切便利的同时,也在不断给网络带来气象更新,扩大它的有效内存。文学网站的星罗棋布和逐渐增加的访问次数预示着网络文学广阔而灿烂的前景。

网络文学的最终被看好,说到底还取决于它的质量,放得开并不是标准,怎么样才是标准。在数字化时代,这种检验权不再仅仅属于过去的权威,而属于合理的统计数据。尤其在受好奇心驱使的动力减弱之后,网络文学对纸上创作的延伸还能否维持,也多少有些令人担忧。

在人们拼命挤占网络空间的时候,作为出版机构的湖北教育出版社用反向思维露了一手,他们愿将第一套从网上搬迁到网下的文学作品(当然这里也包含有曾从网下搬迁到网上的一部分作品),奉献给读者们,这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出版史上该算是一次漂亮的跑马占荒。这一套丛书的八位作者上网前都有“前科”,上网后更是如虎添翼。《网络文学》丛书将他们一个阶段的创作锁定成集,这也像是一次放生,让这些沾着电子森林气味的作品回到泥土的芳香中来它个假日旅行。我们挥挥手祝它们一路那个顺风。

1999.12.4. 长春

附 记:

这套丛书由我和王蒙先生主编,王先生原拟作序,因丛书付梓前突患疾病,无法执笔。这一缺憾只有留待将来弥补了。

此书献给我的父亲
愿他健康,愿他快乐

2004.10.04

目录 CONTENTS

- 1 \ 大闹天宫
- 18 \ 解放
- 53 \ 苏州
- 77 \ 洗了睡吧
- 98 \ 不恰当的关系
- 122 \ 心都碎了
- 146 \ 西门王朝
- 180 \ 我的江湖
- 208 \ 像我这样一个女人
- 231 \ 地下工作者
- 270 \ 小东门的春天
- 292 \ 金风玉露一相逢
- 317 \ 王贵与李香香

大闹天宫

有一句话,我已经忍耐了很久,到今天,我实在是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我一定要将它说出来,那就是:我再也活不下去了。是的,我是有过一次漫长、暗无天日、苦役般的旅行,并且因为这次旅行而声名昭著,在几千年里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地挂在嘴边谈笑风生。我留给人们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一只从石缝里蹦出的顽劣的猴子,一个身怀七十二般变化、伏魔降妖的开路先锋,同时,还是一个深受一种可怕的咒语苦苦折磨的苦行僧。在人们一厢情愿的想像中,我的所作所为几乎全都是被迫的,它完全屈从于那句令人毛骨悚然的咒语,屈从于那伸手不见五指的前方。现在我想告诉大家:你们都错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一群傻逼。可是,我一点都不想责怪你们,因为历史就像是一片雾障,几乎所有的人只要一站到它面前就变成了一个天大的白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非常喜欢那次旅行,因为我自从诞生之日起,一生中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个堂堂正正的神仙。正是由于这次旅行,才使我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千里春风、处处芳丛、酒池肉林无处不在的辽阔无边的天宫。

如你所知:在我寄身于花果山水帘洞的青年时代,就是一

个远近闻名的无赖。出于对天庭生活的强烈向往和某种无法说清的苦闷，我不无悲哀地发现自己患上了多动症，一时间上天入地、御风而行，一时间又愁苦不堪、呼呼入睡——生活过得没有滋味。冲动之时，我竟然与牛魔王订下八拜之交，酒入愁肠之后，我却在深夜里潜入大海，向老龙王敲诈了一根定海神针。可怜哪，你们看看我都堕落成了什么样子！而这一切却都是为了实现我一生中的那个最大的梦想，当神仙的渴望在漫长的时光里将我苦苦折磨！最初的时候我也曾敬老爱幼，除暴安良，大兴土木，造福于一方水土，可这一切玉皇大帝都视而不见，他从来也没有向我派出过招安的天使。在年复一年的等待终究成空之后，我滑向了疯狂与崩溃的边缘。在得知那个名叫嫦娥的朝三暮四的女人也成仙得道后，我更是怒火中烧，身怀一颗激愤之心到处煽风点火、惹是生非，甚至还斗胆跑上天庭进行了一场虚张声势的打斗，这才招来那个肥胖的大佛把我压在了五指山下。又过了五百年，我终于拜来自东土大唐的一个结巴和尚唐三藏为师，兴高采烈地踏上了一条凶险的行程，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了那个肥胖的大佛居住的地方。在领回那些堆积如山的经卷的同时，我也终成正果，被册封为天庭里的大内密探。这一天，我喜极而泣，因为从今天开始我终于被列入仙班，可以手持请柬参加王母娘娘举办的蟠桃宴了。眼下，我已经在天宫中度过了五百个年头，谁又能想到我过了五百年的神仙日子之后会说出“我也活不下去了”呢？

昨天晚上，二郎神哭哭啼啼地跑来向我诉苦，他怀疑自己的哮天犬被托塔天王一家煮食了。哦，托塔天王，他浮肿的面孔和膀大腰圆的身材霎时间就浮现在了我眼前。这个热衷于

偷看仙女们洗澡的十万天军总教头自从当年被我战败，就一直再也提不起带兵打仗的兴趣，终年混迹在几个被玉皇大帝废弃不用的宫体诗人们中间吟风诵月。每当夜晚来临，这个年老体衰的退休将军、业余诗人便会早早来到瑶池，躲藏在密集的荷叶中间，喘着长气等待仙女们在他眼前脱光衣物的时刻。有一次，我在夜间巡行时发现了这个秘密，可他哭泣着跪倒在我面前，使我终于没有向玉帝报告这个秘密。近一段时间以来，他好像得了什么病，终日疯疯癫癫地脱光了衣服在后花园里又唱又跳，而且还吞食自己的大便。此时，面对悲痛欲绝的二郎神，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只好背诵起一位诗人的诗，希望以此来鼓励二郎神不要把生活想像得过于悲观：“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失意。啊，朋友，相信吧，快乐的一天在前方等着你！”可诗歌根本不能打动二郎神的心，他哭泣着告诉我，如果哮天犬真的已经被托塔天王煮食，他也宁愿随哮天犬而去，而不愿独自在这个可怕的世界里多活一天。好不容易，我才劝说二郎神停止了哭泣，可他又向我提出了一个非分的要求：他想留下来过夜，因为他怕黑，还怕寂寞。他举起那只白净的右手抚摸我的胸膛，一边抚摸一边说：“猴哥哥呀，你的身体怎么会如此强壮啊？”我竟然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战：莫非那个在天宫中流传甚广的传言竟是确有其事的？长期以来，关于二郎神是个同性恋的传言简直就像暴雨一样在大家的头顶上浇淋。事实上，我也越来越觉得这个年轻的白袍小将突然之间变得古怪起来。他漂亮的白袍上刺满了蝴蝶和荷花的图案，不仅如此，他还热衷将自己的手指甲涂成豆蔻的颜色。有一天，他派人给我送来一首诗：“假如你是那个含泪的射手，我就是那下定决心不再躲藏的小白鸟。当你那一箭破空而来，刺中我早已破碎的心房……”不用说，我

当时被吓出了一身冷汗，几个月里都避开他的影子走路。可是，眼下他是一个哭泣着向我报案的人，我要怎样才能将他回避得开呢？我只好留他住下来，并且与他同床共枕。半夜里，我被一种剧烈的摇晃声惊醒了。睁眼一看，我发现二郎神的双腿与我的双腿紧紧地缠绕在了一起，他正一边焦虑地呼喊着我的名字一边痛苦地手淫。目睹着这一场哀而不伤的战争，目睹着二郎神的像一条长蛇般战栗、蠕动的身体，我再次对生活感到了绝望。

如果说我实际上生活在一个庞大的谜团里，这样的比喻则一点都不过分。放眼天庭，还有比我更悲惨的人吗？没有，肯定没有。自从王母娘娘头顶上的那只价值连城的七星凤冠神秘地失踪之后，我更是被那个巨大的谜团捆绑得喘不过气来。在七星凤冠失踪当日，玉帝暴跳如雷地一天之内召见了三次，命令我两月之内必须捉拿住凶犯。到现在，距离玉帝规定的日程只有二十天，可我的大脑里却仍然只有一片乱麻。尽管我十分清楚这样虚度时日的后果，但是，除了再一次虚度，我又有别的什么办法呢？老实说，我最为怀疑的对象，就是赤脚大仙，此人一贯有鬼鬼祟祟的恶习。众所周知，最近他疯狂地迷恋上了广寒宫的那个老美人，一时之间，只要有老美人处就一定有赤脚大仙。考虑到他低弱的智商，让人不能不怀疑是他为了取悦于老美人而斗胆做下那桩震惊天庭的大案的。现在，在一场极尽奢华的夜宴上，老美人正站在众神眼前又唱又跳。只见她长袖善舞，纤腰轻摇，犹如暗香浮动；不一时又微启朱唇，白齿隐现：“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我发现赤脚大仙呆呆地看着老美人的身影已经快要把持不住自己了。他全然不顾从嘴巴里大肆涌出的涎水，不顾其他神仙们愤怒的抗议而声嘶力竭

跟着她歌唱起来，这与一个白痴还有何区别啊！就在此时，我突然想到：何不就此到广寒宫里走上一遭呢？主意一定，我立即腾云驾雾地朝广寒宫方向飞奔而去。广寒宫中，那只著名的兔子已经睡熟，桂花树散发出的巨大的香气完全笼罩了我的身体。我奔跑着进入了老美人的闺房。闺房中，那些精美的胭脂盒和玉器在月光下发出寒白的光芒，四周都悄无声息，我蹲在一只庞大的柜子前进行仔细的翻找，可是，就在我蹲下身体的一刹那，我的脑袋突然挨了重重的一击。顿时，在血流如注中，我惨叫一声便倒在了地上。

是的，我就是天庭里的大内密探、玉帝面前的带刀护卫，可是，还有谁能从我现在的这张千疮百孔的脸上依稀辨认出我从前的模样呢？自从那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以后，我那刀伤纵横的脸就被层层叠叠地包扎了起来。想一想过去在人间时曾有过的威风八面的历史，我的鼻子就禁不住发酸。说来辛酸，时至今日，我竟然连那个对我痛下杀手的人到底是谁都不知道。我的眼睛也开始见风流泪，只要一碰到人泪水就哗哗地流淌不止。闻讯赶来的二郎神看到我的伤口后，不禁悲从中来，咬牙切齿地号啕着要用拥抱来抚平我心深处的创伤，幸亏我及时地抵挡住了他闪电一样突然伸过来的两只手。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都不敢直视玉帝的眼睛。今天早上上朝时，太上老君和元始天尊因为一件琐事在大殿之上扭打了起来。在一片喧闹声中，就在我暗自庆幸今天终于又可以躲过玉帝的质问之时，玉帝却突然点到了我的名字。他气恼万分地告诉我，一年一度的蟠桃宴即将举行，可王母娘娘却因为那只七星凤冠病倒得卧床不起。如果我不能将凤冠如期找回，等待我的，将是被贬下人间的厄运。哦，说到人间，我已经有好长

时间没回去过了，都是因为那只可恶的七星凤冠，长此以往，我到反而希望自己不要再在天宫中受罪，只希望回到人间做一个普普通通、享受婚丧嫁娶和生老病死等等乐趣的人——只要不把我再变成一只猴子就行了。当初在花果山水帘洞时，在苦苦等待天使招安未果之后，我也曾想过就呆在人间做个人算了。可是，因为我无父无母，只是从石缝里蹦出来的，所以我没有性别，即使当了人也不能行男女之事，而男女之事却恰恰又是人生在世最大的乐趣之一。经过苦苦地思考之后，我终于因为接受不了“做一个人却不能享受做人最大的乐趣”的事实，而最终打消了做人的念头转而一门心思地追逐当神仙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我当神仙的渴望是出于某种追求，还不如说是出于被迫。更可怜的是，这么多年我一直恶名在外，又有谁能体察到我一言难尽的苦衷呢？说到这里，我还想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那就是：我一直都没有生殖器，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没有，都——没——有！这也正是我当年一贯为非作歹的原因，不用说，这还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之一。

不久，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传到了我的耳中：七星凤冠失窃当晚，赤脚大仙根本就没呆在天宫中，早在事发的好几天之前他就回人间探望他正生孩子的妻子去了。把守南天门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两将可以证明此事，千里眼和顺风耳还证明赤脚大仙一直到事发二十天后才姗姗而归。完了，什么都完了！一条苦心孤诣才得来的线索就这样烟消云散，而我头顶上的鲜血却还在哗哗流淌，我能怎么办呢？我只好重新幽闭不出，躲在十斤重的被子里呼呼大睡，全然不顾即将到来的厄运。别人如果处在这样和我一样痛苦的时刻还可以用手淫打发时光，而我却连玩弄自己的身体的机会都没有，这充分说明了即

使在人人都向往的天庭中也依然存在着强烈的不公。正如一位人间诗人写到的：“海客谈瀛州，烟波微茫信难求。”但是，更大的麻烦也随着七星凤冠的失踪接踵而来——那个在人间备受青年男女欢迎的月老回天宫休假时竟然给我带回了一个来自人间的美女，说是要把她送给我当妻子，并且女方对我也相当满意。她羞答答地向我承认：她早就已经从无数的说书先生的口中知道了我，在她郁郁寡欢的少女时代，我的画像一直都被她挂在床头护佑着她每晚甜蜜地进入梦乡。“事实上，你就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偶像，”人间美女说道，“既然来了，我就不打算走了，不管你愿不愿意！”哦，我此时的苦恼还用说出来吗？显然，月老——这个年老昏花的醉酒之徒，又朝着我身体上最为鲜血淋漓的地方狠狠地刺了一刀！而他居然丝毫不顾我咬牙切齿的表情，手舞足蹈地向我讲述着爱情和婚姻的重要。他还挤眉弄眼地作善解人意状对我说：“总是一个人过终究也不是个久长之计啊！”“够了！够了！”我声嘶力竭地对着他喊叫起来，我还哭泣着对他说，“我操你妈！”说完，我踩上一朵云团便绝尘而去。

说起来不怕大家笑话，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后花园的蟠桃树下坐了很久，也哭了很久。恐怕你们都没想到，我竟然会是如此脆弱。直到夜半三更我都不敢回家，因为我惧怕一个人面对长着一副闭花羞月之貌的人间美女，更惧怕她宽衣解带之后走上前来要求与我过性生活。果真如此的话，我又要拿什么东西才能与她过性生活呢？就在此时，我突然发现有两个人在一棵蟠桃树下紧密地拥抱在一起，如果不仔细聆听，他们的呻吟声简直就像夜虫发出的啼叫般不易分辨。我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不让自己的行走发出半点声息，但那对男女却松开了拥抱。一阵哭泣和唉声叹气之后，女人莲步轻摇曳

开了，而那个男人却鬼鬼祟祟地爬上一株蟠桃树翻入了皇宫。骤然，我的心里一阵发紧：“莫非，他就是……凶手……？”一念及此，我不禁加快步伐，紧跟其后快步进入了玉帝的寝宫。此时，月残星稀，广寒宫里又像往日一样传来了老美人吹奏的笛声。笛声稍停，老美人背诵诗词的声音又破空而来：“人静夜久凭阑，愁不归眠，立残更箭。叹年华一瞬，人今千里，梦沉书远。”毫无疑问，我捂住了自己的耳朵，屏住气息紧跟前方那个鬼鬼祟祟的影子向前行进，危险、诡秘而不动声色，全身上下都被一种无边的颤栗和狂喜所笼罩。突然，那个人在微弱的灯光下不经意地回过头来，这一回头就将我的全身吓出了一身冷汗，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而仰面倒下。那个人，居然是我们无限热爱的玉皇大帝！可那与玉帝紧紧拥抱的女人又是谁呢？还没作过多的思虑，我的头顶便又重重地挨上了一棒。还不等发出呼救声，我便无奈地闭上双眼栽在了落叶堆积的地面上。

眼下，我被关在大牢里已经三天了。尽管来此处探望我的人络绎不绝，可我依然紧紧抓住他们的手哭着说：“我再也活不下去了，你们要真的可怜我的话，就让玉帝早日将我开刀问斩或贬回人间吧！”但是，由于几个多嘴之徒的苦苦求情，我终究被玉帝放了出来。玉帝放出话来说：假如我在预期的时间内不能将盗走七星凤冠的人捉拿归案，等待我的就不会是贬下人间这样的好事了。到时，他将请来我的大仇人——那个肥胖的大佛，再次将我压在五指山下，叫我永世不得翻身！闻听此言，我不寒而栗，不禁仰天长啸：“我他妈到底是招谁了还是惹谁了？”由于擅闯皇宫，我被关在大牢里三天，出来的时候已经形容憔悴了——“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三天里，我苦苦思索着人生的真谛，却时时被在我的身体上云游四方的虱子打断。它们使我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即我说到底只是一个畜生，一个想当人都当不了的畜生。刚进大牢三天，虱子们就在我即使已经当了神仙也无法消除的毛发中安了家，那么，我苦苦的思索又有什么意义呢——我甚至连自己擅闯皇宫的原因是因为发现了玉帝和别的女人偷情都不敢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来！走出大牢之后，我长吁短叹地回了家。那个老带来的人间美人却在我心烦意乱之时与我商讨起她的终身大事来，她认为我们应该尽早结婚，因为再过几天月老借给她的法力消逝之后，她就必须返回人间了。她哭着对我说起了牛郎和织女两地分居的痛苦，更何况，她这一去就是人间天上隔海相望，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现在这样也就罢了，”她说，“现在这样我即使回去了你也可以隔三岔五地下凡与我相会，但是将来我们有了孩子怎么办呢，我们的孩子到底算是人还是神仙呢？你知道——户籍问题可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哦，天啦！我惨叫一声便冲出了屋外，蹲在一片墙角下抱头痛哭起来，而头顶的鲜血还在像一汪泉水般肆无忌惮地奔涌出我的身体。鲜血啊，你奔涌吧！你流淌吧！你釜底抽薪吧！反正我也不想再活下去了。灵魂啊，你离开我的身体骑在仙鹤的脖子上远走高飞吧！

就在我独自一人蹲在墙角下痛苦万分之时，从远处又走过来了一个看上去比我更痛苦的人，他就是我们的二郎神。只见二郎神身着一袭红袍，头上插着一支金钗，还在眉心之间点了一颗美人痣。一见到我就号啕大哭地跪倒在我的身边说：“小弟来迟一步，让猴哥哥受苦了。”看着他浓妆艳抹、双眉紧锁、心有千千结的样子，我几乎快要被他吓得闭过气去，于是赶紧逃出了他的双手能够触及的地方。二郎神语不成声地